



藝文俗通

治水英雄里俊才

著 棧 李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才俊里雄英水治

著 棧 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行發店分總東華座書華新

書號：滬 180 (04—7)

治水英雄里俊才

著 者： 李 棧

出版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6,000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

第一回 萬里遼河一條蟒

(引子)遼河水勢凶險，滾滾白浪滔天，

一旦浪打壩口陷，水淹萬畝良田。

人民政府成立，號召修壩防犯，

英雄奮勇搶在前，擋住千丈波瀾。

(白)西江月罷，引出一段治水英雄的故事來，這本是現時現地真人真事，編成新腔，諸位落坐，聽我說來。這段書出在遼東省海城縣牛莊區。這帶地方，一片平川，靠近遼河和楊柳河，這兩條河年年氾濫，地勢低窪之處，更是危險，一旦浪打壩陷，大水出槽，可就害苦人了。

(唱)遼河水滾滾滔滔白浪翻，

河兩旁千頃良田一片綠，

天和水碧青一色如相連，

望不盡大小村莊接遠山，

豔陽天風擺岸旁垂楊柳，
怕的是伏裏下起連綿雨，
沖走了兩岸村莊和房產，
也淹死男女老少人無數，
百姓們哭呀哭得肝腸斷，
早先年地主當權更可嘆，
他那裏還有心思來修壩，
一遇上大水年月更是苦，
農民們受災受苦說不盡，
這才是太陽一出烏雲散，

婦女們三兩洗衣在水邊。
河裏水沖出壩口把人淹。
掃光了千頃萬畝好莊田；
只害得多少人家斷炊煙。
一家家缺衣無食好悲慘。
農民們好比瞎子走路步步難。
成年價勞動缺吃又少穿。
你就是賣兒當女也得把地租還。
多虧了共產黨來解放咱。
霹靂一聲晴了天。

(白)共產黨解放海城以後，成立人民政府，爲防年年桃花水和伏雨期裏水災爲害，號召各村把早年的老壩不合地利的地方廢去，重新打起一條新壩。在四八年冬底開始，先用凍土塊子打好七丈寬五尺高的壩底，四九年春天披幫長

頂，這一條一丈七尺高的大壩修起來了。

(唱)常言說：『人不要臨渴才掘井，』應該是事先準備防未然。

共產黨領導修壩農民樂，一個個擔筐挑土幹的歡。

大家說：『世代抗活受盡苦，血和汗都落在地主的地上邊。

現如今共產黨一來人民解放，咱分了房屋農具和莊田。

從今後下力生產歸自己，那能夠再叫洪水把咱淹。』

衆人們齊心修壩真用力，有個人他比誰都幹的歡；

這個人水性又好又勇敢，不怕那百尺浪頭翻上天。

他對着遼河水流連蹀脚，下決心修壩堵口搶在先。

(白)在修壩的人羣裏，有一個人名叫里俊才，是海城縣牛莊區李家窩棚人，年紀三十一歲。這個人中等身材，長的挺瘦，可是特別強健，精神飽滿，尤其是水性很好，又熱心勇敢，這一帶每次鬧水災，他必搶先跑到壩上，不顧驚濤險浪，跳下水裏，踩蓆打樁猛幹起來。諸位若問這里俊才是怎樣出身，且聽

我從頭道來。

(唱)說的是熱心勇敢的里俊才，

真不幸十二歲上喪父母，

把三間破房押給大地主，

弟兄倆孤苦伶仃無依靠，

無奈何才給地主把活抗，

想從前父母跟前知疼愛，

想從前父母在時常嬉笑，

一年年花開花落過的快，

共產黨解放海城他分了地，

里俊才土地還家心花放，

一陣價滿臉喜笑多高興，

自幼兒家裏貧窮苦難挨。

剩下了兄弟二人好悲哀。

換了錢才把父母來葬埋。

哭壞了弟弟難壞了里俊才，

每日裏風裏去呀雨裏來。

這時節地主打罵天天挨。

這時節背人流淚掛兩腮。

里俊才在風裏雨裏長起來。

那三間破房也都回家來。

祇是有一件事情掛胸懷；

又一陣緊皺雙眉頭不擡。

(白)諸位，里俊才解放翻身，土地還家，心中自然是高興萬分，爲什麼還有愁事

在心呢？就是爲了那遼河——

(唱)遼河水年年氾濫把人害，

現如今雖然土地回到手，

這一回政府號召修防壩，

你看他挑起土籃拿起鎬，

你看他刨的急來挖的快，

他一人幹活頂兩個，

他說是：『早先修壩爲地主，

趁這時大家使力修好壩，

擋住水咱們有飯吃有命在，

這才是衆人一心幹的快，

(白)且說人民政府領導衆農民，不幾天將新壩打好，大家各自回家，忙起春耕來

了。

兩岸旁十年倒有九遭災。苦。

倘若是發來大水還是白搭白。

可好了！正從他的心上来，

興沖沖搶先跑到壩上來；

你看他一筐一筐往上擡，

直累得滿頭熱汗淌下來。

現如今爲了自己土地免遭災，

連雨天天風大浪也打不開。

擋不住，就得眼淚當飯嚥下懷。』

不幾天把一條大壩打起來。

(唱)衆農民才把新壩修築完，

三月裏清明穀雨青草綠，

五月裏麥子翻波浪，

滿地裏綠油油莊稼青紗帳，

農民們站在自己地頭上，

且不說大家生產多有勁，

這時節又來到了七月底，

滿地的莊稼都在水裏泡，

農民們個個心裏如刀絞，

大家夥來在壩上往下看，

這時節已是陽春三月天，

莊稼人送糞翻地種大田。

暑伏裏三剷三耩都作完，

準保着收成豐滿有吃穿。

眼看着滿地金銀樂顛顛，

不覺的光陰如箭飛一般，

下起來連雨綿綿不晴天，

遼河水滾滾滔滔波浪翻。

好像是掉在鍋裏滾油煎，

把河水漲落深淺看一番。

(白)這時候，遼河水勢已經見漲。雖然在去年冬天，人民政府領導大家，重新修起一條又高又厚的大壩，可是農民們因爲連年遭災，受盡驚慌痛苦，一看見水漲，就提心弔膽，時刻來到壩上，探看水勢漲落。正在這時，海城縣人民

政府，號召各村組織防洪，各村立刻紛紛響應，呼拉一聲，都組織起來了。
(唱)海城縣各區各村一齊忙，

防的是河水出槽成災害，

千萬垧莊稼一齊都淹沒，

衆農民響應這號召齊出動，

大家說：『如今翻身得了好，

咱大家今年對水立下誓；

且按下衆人組織防洪先不講，

里俊才他的妻子得了病，

不但是有病，還快要分娩，

里俊才從前也曾娶妻生過子，

這一房本是續絃，現在要分娩，

里俊才守在家中煎湯熬藥，

到處都組織防洪鬧嚷嚷。

河兩岸萬畝良田變汪洋；

半年的辛苦勞累一掃光。

都拿出鐵鍬扁擔和擡筐。

那能讓洪水出壩逞瘋狂，

下決心奮身堵壩把水防。』

聽我把里俊才他講端詳；

發瘡子挺重，一天來一場，

只弄得里俊才他心裏好慌張。

因分娩母子二人把命亡。

怎不叫里俊才他掛心腸；

因此上這些天裏一直沒出房。

這一天組長前來把他找；

(上板)里俊才一聽忙問『找我有啥事？』

里俊才就說：『我妻正有病。』

到農會三言兩語就完了，

里俊才答應：『好吧！我就去。』

『我現在就到農會去一趟，

他妻子再三囑咐又叮嚀：

這幾天我的身子越發重，

咱家裏祇咱兩口過日子，

里俊才答應一聲：『知道了！』

諸位要問農會找他爲何事？

『農會裏有事，找你去商量。』

組長說：『大家請你去幫忙。』

組長說：『幾句話的工夫也無妨；

不給你耽擱多少時光。』

站起身向他妻子說端詳：

農會裏找我有事作商量。』

『辦完事及早回家別郎當，

再加上瘡子一天發一場；

「到那時」最好你在我的身旁。』

出門來直奔農會走的忙，

且等着下回書裏說端詳！

第二回 奮不顧己把水防

(白)話說里俊才，來到農會。全村農民都在那裏討論防洪的事情，一見他來，齊說：『可來了，都等着你呢！』里俊才一聽，心裏一怔就問：『等我有什麼事情呢？』農會會長一拍里俊才的肩膀說：『就是爲這些天，連雨不斷，遼河漲水，政府號召大家，組織防洪堵壩的事情。』里俊才一聽說：『哦！原來是堵壩，這是大家都該出力的事情。行！我幹！』會長說：『我們已經編好了，共分五個小隊；一個小隊分三小組，一組十二個人。大家都知道你的水性好，又敢幹，所以想舉你擔任第一小隊隊長，領導大家堵壩。』里俊才往後一退身，連忙擺手，說：『這可不行！』

(唱)里俊才連連擺手說：『不行！』

這件事快找別人來擔承。

一來是我能力有限還不認識字，

怎能夠領導大家當頭行，

倘若不是領導不好出了事，
二來是我的妻子正有病，
鬧得我每日恍惚心裏亂，
我的家本是兩口過日子，
若叫我填土打樁我願幹，
會長說：『大家都知道你能幹，
至於你妻子現在正鬧病，
倘若是你妻鬧病實在重，
在眼前只有防洪是重要，
你也曾說過：「解放分了地，
就應該拿出力量來堵壩，
里俊才一聽這話真有理，
『按說來兩樣事情都要緊，

防不住洪水我的罪不輕；
又加上這幾天要把孩子生。
又着急又上火來頭發昏。
我若是扔她不管不能行。
唯有這擔任隊長可不敢應。』
因此上齊心舉你當頭行，
你放心自有我們大家多照應。
你那時也可不幹回家中。
你趕快領導大家就動工。
不能讓大水在咱地上來橫行！』
爲大家熱心服務是正經。』
你看他低下頭去暗思尋，
都要緊也要分出重和輕；

我若是擔任此責來領導，

就不能常常扔開回家中，

家裏面無人照看太危險，

說不定我妻是死還是生；

我若是不擔隊長這責任，

就能把我的病妻多照應，

照應着我妻平安生子好了病，

一家人大小三口喜盈盈。

可是！倘若是壩上出事發了水，

我家中也不能安然得太平，

叫大水全都淹死算乾淨，

淹不死也得光喝西北風；

不但是自家生命保不住，

這一帶誰家能不叫苦情。

看起來防住洪水才真能活命，

防不住就是得活還得喪生。』

里俊才想到這裏明白了，

『好好好！這件事情我答應。』

（白）里俊才擔任了防洪第一小隊隊長，立刻召集各隊員說：『大家既然都擁護

我，我也不再推辭。現在，我有幾句話，大家聽了。』

（唱）里俊才對着大家把話言：

『有幾件事情和大家談一談，

既然是衆位鄉親擁護我，

可得聽我的調用和分派；

別等到要緊時刻退了後，

有啥事大家一塊來商議，

衆隊員齊聲說道：『放心吧！』

再說是防洪並非爲了你，

你只管領導我們努力幹，

里俊才說了一聲：『這就好！』

『隊員們每兩個人一副擔，

沒有的準備草簾和麻袋，

早晨來晚上回去自己帶晌飯，

五十歲以上的編成老頭隊，

看見了那有鼠洞和裂縫，

隊員們聽見立時就去堵，

任憑我喊破嗓子也不上前；

一條心合力防洪保家園。』

決定規不能叫你作了難；

爲的是保護大家的莊田，

防住了洪水，生產發家園。』

立時把隊員的工作分配得周全；

有筐的就使筐來，有籃的用籃，

一個人手裏要有一把鋤。

都必須上心在意別偷閑；

每日裏輪流看壩別當玩，

立刻就打鑼送信報告咱；

莫等到沖開壩口費了難。』

（白）工作分配完畢，防洪隊靠壩邊搭上幾座窩棚，開始了防洪工作。

原來他們第一小隊所擔任的壩，是范家套一帶，共有二里多長。這裏地勢最窪，十年漲水倒有九年決口。這些天來，連雨綿綿一直不斷，在壩裏邊往年常開口地方，積了三尺多深的雨水，壩上也被雨水澆潑，時常崩開裂口。里俊才整天在壩上東奔西走，不停脚步，手提着五尺桿子，量劃地段，分配各組隊員，隨時搶修裂縫，堵上鼠洞，很是忙碌。正在這時，他家中託人捎信到壩上來了。

（唱）里俊才正在壩上忙的兇，

『你的妻這些日子病加重，

滿炕上打滾哭喊痛出汗，

一陣價喊熱：「呼——熱壞我，」

把個人活活折騰不成樣，

你現在趕快回去看一趟，

里俊才說：『我現在忙的很，

他家裏捎來口信說分明：

今天又一陣一陣肚子痛，

又加上瘡子發的實在兇，

一陣又喊冷：「嘶——好冷清。」

眼看着不定活成活不成。

怎能在生死關頭把她扔。』

不能夠撩下工作回家中，

反正是不回家她也是病，

我回家病也不能就見輕，

你請我大娘到家來侍候，

好好地侍候她把孩子生。」

里俊才就把來人打發走，

走過來衆位隊員說一聲。

(白)衆位隊員說：『隊長，婦女臨產，可是生死關頭，再加她還有病，你們又是倆口人過日子，沒有老人照看，你不能不回家去。』里俊才說：『難道這件事能比防水堵壩還要緊嗎？咳！我也不是鐵打心腸，怎能夠不掛家！可是，家裏縱然危險，不過她母子二人，若是壩上出了危險，可就害了千家萬戶。你們想，我既然身負責任，怎能離壩去顧家呢——』

(唱)『我心中也是把家常掛念，

並不是一下把她推一邊。

我那頭房妻子分娩死，

直到如今記心間。

這一回眼看着又要生子，

我那能不動心和肝；

都因為壩上時刻會出險，

一旦若鬧出差錯不是玩。」

衆人說：『壩上之事不要緊，

有我們擡筐培土保安全。